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倫彙編官常典
第五百五十四卷目錄

節使部名臣列傳六

南齊

張岱

蕭赤斧

蕭頤賢

張沖

梁

鄭紹叔

柳悅

蕭景

夏候重

陳

淳于量

王沖

沈恪

張瑒

蕭景先

薛溫

傅瑛

柳悅

樂萬

章叔

樂萬

章叔

樂萬

章叔

樂萬

章叔

樂萬

章叔

樂萬

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
節使部名臣列傳六

南齊

張岱

按南齊書本傳留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厥官度支
尚書父茂度宋金紫光祿大夫少與兄太中舍
人賀新安太守徵征北將軍永明廣州刺史併知
名諱之張氏五屬鏡少吳光祿大夫顯延之鄰居顏
陳陳飲酒喧嘩不絕而鏡靜無言聲後延之於府

邊聞其與客語取胡牀坐罷辭義清延之心服爾
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難叫賓客最高未辨
俗不及也郡舉俗上計據不行州辟從事歷遷南平
王右軍主簿尚書吏部郎出補東臺令時殷仲為吳
興典司曰張東還親賓須養所以情遂下已然名緣
方顯終當大至隨主誕於會稽起義以偽為建威將
軍輔國長史行總軍事事本為司徒左西曹每年八十
餘汪未滿當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偽還制將欲
糾舉未審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求也累遷撫軍
諮議參軍領山陰令戰事閑理邑殷王休若為北徐
州未親政事以偽為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
府州國事後殷尚王為征南廣州豫章王為車騎揚
州督安王為征南允州信慶為三府諮議三王行
事與兵鋒主帥共軍事事而傳得或謂偽曰王王阮
幼執事妾門而每能輕和公私云何致此偽曰古人
言一心可以事百君若我為政端平得初以補海客之
事無由而及明開短長更足才用之多少耳人為黃
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基寵
為南徐州刺史吳郡屬焉高道佐史孝武帝召偽謂之
曰卿美效風者神故官已多今欲用卿為子鸞別駕
總刺史之任無稍小屈終實入仲也帝崩殷遷吏部
郎明帝初四方反帝以偽陳幹輔才除使持節督西
豫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西豫州刺史尋徙為冠軍將
軍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並不之官泰始末
為吳興太守元微中遷使持節督寧一州軍事冠
軍將軍金州刺史數年益主安其政徵伯中領兵水
尉尉茂文尚書領左軍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部郎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時專斷事皆相違違及食高亭相以兄頗不相
善兄子璠弟璠弟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故以想為督
陵郡曰起未聞征政榮顯不宜置義太祖曰起為
人所惑且又與璠同動自應有實伯以家貧
賜祿此所不論論諸事臣門之恥母加敬若蒙待
建元元年出為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伯懷不
直主未幾手殺伯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同懷但總
戎務放臣須望實今用卿為理軍加給事中伯拜竟
以家為府陳明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都陽王
帥世祖即位復以偽為散騎常侍吳興太守秩中一
千石伯履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使持節監南
兗兗徐兗五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
如故永昇年七十一伯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
箱中家集張浦隨後改易如此十數年贈本官益貞
子

傳

按南齊書本傳吳字李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部員外
郎父僧紹安東錄事參軍吳興太守儀解騎驎參軍
本州主簿等官曾官太元元年補諸暨武康令廣
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父為武康令將軍故除吳
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山陰縣令大縣縣長
官情簡在縣有稱頌之明孝父名能年長年歸新亭
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遷吳興南吳郡丞失火延
燬吳興宅抱不歸人就來赴救乃得俱全夏元
徽之聞已獲尋召服關除後主王暕諸王江夏王
錄事參軍太祖崩故以山陰故封伯履後以破為山
陰合費負賁老病爭國結策求去伯不許辭請

第三〇〇冊之〇一葉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節使部

絲於杜機之密覲有鐵府乃割實禁者一野文事聯
埃各問何以爲卿一人云某一人云豆乃破難得東
罪官豆者縣內稱明無敢復爲倫茲戎父子並著
奇蹟江左解有匹云諸傳有治縣諸子孫相傳不以
示人并明二年太祖擢爲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
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元元年遷建威將軍
軍四年後轉將軍黃門郎水明二年遷建威將軍
安陸上北中郎長史改軍制將軍明年使康陵王安
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喪喪西還省詔
出臨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孫瑛
子嗣嗣之元明曰我臨去當告郡將別頭之曰作孫
曜日食一升付面黃欲飲

蕭赤芥

按南齊書本傳赤芥南蘭陵人太祖從弟也祖隆
子衡軍錄事參軍父紹之冠軍中兵參軍赤芥歷官
爲奉朝請以和議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
反廣陵亦齊爲軍主謀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勳
事奉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除車騎行參軍
出補督陵令員外郎平陽令除督陵王進軍中兵
參軍出爲建威將軍侯景遷正員郎赤芥治政爲
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紹議見許改除南蘭陵王
祖輔政以赤芥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補鎮東
境遷黃門郎准陵太守順帝遷位於丹陽故立宮
上令赤芥輔送至建元初遷武陵王冠軍長
史驍騎司馬南康太守輔國將軍並如故遷長
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軍校尉出爲持
節督襄陽南北徐州鄧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

事雖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當專利動於奉公還
散朝常侍南齊書世祖親過東臺見相比封南
齊縣伯邑四百戶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芥以忠厚
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中伏兼二廂赤芥不敢辭疾
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蓄無絹爲余上聞之愈
加賜棺諡贈錢五萬上祠一具布百匹錢二百斤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馬伯子讀實瑛

薛瑄

按南齊書本傳瑄河東汾陰人也徐州刺史玄都
從子本名道徽避太祖偏諱改玄都爲彭城道徽
瑄皆入北太祖親臨臨淮遇瑄南委身自結果於野
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涸饑中從徵伐元徽末以勳
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主封竟陵侯
沈攸之勳起太祖入朝堂彈劾王誕代守東府使涸
領軍也可使左府分帶京邑表髮髮石頭護宮門王
宴登西門還呼涸涸驚起率軍赴護先至石頭笑門
攻戰事平明旦衆軍還集杜姥宅街路皆滿宮門不
開太祖召南掖門達成分衆軍各還本鎮至食後城
門閉關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即位增邑爲
二千五百戶除淮陵太守加軍朝將軍驍騎將軍如
故尋爲道關將軍冠軍將軍仍稱太子左率由還僞
將陳道遠遣使奉太祖以道遠親之親近數郡諸大
守割懷慰慰曰聞道遠分明來其兄緒輩在都與諸弟
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爲不多方懷之縱不全信足
使財便疑或命爲涸涸與道遠示謙之意南齊書
果追道遠遣他將代之世祖即位遷左衛將軍初瑄
南齊母喪哀不得自改改長安楊氏道私遣賻贈

梁州刺史崔暹暹南齊之宗在梁州遺使引弓已得
拔難圖表未解難至界上迎之見首改授散騎常侍
復遣將軍謝南陽將軍齊武無異永明元年涸上表解
職還給驍騎司馬南齊方登問雖齊武之深淵
難測則南陽將軍齊武無異永明元年出爲長史恩將
主依南齊則不答許可解表還齊武恩將主依南齊則
母使不得又表陳職辭不許後使主至南齊致
與母書南齊平安表南齊官民恩原四年出爲持節
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齊武如故明年遷右軍司
馬將軍如故轉大司馬齊武太子將軍如故七年爲
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能乘車去車騎
使人輩之而去爲右司所糾見原八年爲右將軍大
司馬領軍司馬太子詹事監太子劉劼之被攝急
以職辭歸物十餘條詔詔自還南齊之軍中爲有司
所奏詔原十年爲散騎常侍將軍如故世祖崩朝廷
慮南齊恩假歸都軍主官如故考如鑒鑒將軍復
節本官如故置自元年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司州
刺史右將軍如故延興元年進號平北將軍未拜卒
明帝即位方有詔贈錢五萬布五百疋疋疋日舉哀

蕭赤芥

按南齊書本傳赤芥南蘭陵人太祖從弟也祖隆
子衡軍錄事參軍父紹之冠軍中兵參軍赤芥歷官
爲奉朝請以和議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
反廣陵亦齊爲軍主謀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勳
事奉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除車騎行參軍
出補督陵令員外郎平陽令除督陵王進軍中兵
參軍出爲建威將軍侯景遷正員郎赤芥治政爲
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紹議見許改除南蘭陵王
祖輔政以赤芥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補鎮東
境遷黃門郎准陵太守順帝遷位於丹陽故立宮
上令赤芥輔送至建元初遷武陵王冠軍長
史驍騎司馬南康太守輔國將軍並如故遷長
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軍校尉出爲持
節督襄陽南北徐州鄧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

曰府文第武宗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
選中書郎以上領首數成于第除左將軍知殿內文
武事得入便殿中為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
王嘉王昭聚為南徐州以領首為南東海太守行
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轉領將軍青冀一
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庫直衛尉高宗景立
領首從容不為同輩乃引領首預功建武二年進爵
侯晉臣為六百戶賜領首以常所乘白紫牛上墓儔
約欲誘殺入官元日上壽銀酒餞向晉令王晏等咸
稱慶德領首曰朝廷益賜莫過三三元此一部既足貨
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復曲更銀器滿府領首曰臣
下前欲漢清德意宜移在此器也帝將有術也冠軍
江夏王寶元領石頭以領首為長史行石頭戍事後
為衛尉出為冠軍將軍廣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
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南兗州揚聲當欲馬長江帝准
教領首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帝欲南渡領首曰
賊勢尚遠不即進行凶亦尋退仍為持節督南兗徐
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為
荊州以領首為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
荊州府州事東宮侯談奏委公委任廝小權陳敗後
方鎮各懷異計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陳敗後
及弟衛尉兄見善先通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召之官就領首共舉雍州雍
州刺史葉王將起義兵應領首不識機變遣使上天
虎諸江陵雲山陽西上并舉利雍與領首或勸
同義舉領首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為南州謂人曰新
廷以白虎歸還我亦不復還矣席免致受臺至而行

至巴陵還四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大虎賁曹興與
曹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領首以荊州同義
舉領首乃與葉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泰山陽殺百
姓車牛擊云起步軍左義興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
江陵山陽自服從左義興十人詣領首領首使前設
場太守劉孝慶前來平太守劉龍驤領曹參軍蕭文
蕭將軍建威將軍陳輔國將軍孫休伏兵城內山陽
入門即於車中斬劉之副軍主李元鳳收餘衆歸山
陽使孫建威龍驤歸山陽首於梁王乃殺教暴嚴分
部鎮募東晉閭山陽死發討討荆襄附山陽奉朝將
軍梁州刺史領首有幕府既明大事處心委已飛情
歸之加領首右將軍都督行領首軍事置佐史本官
如故西中郎司馬夏復詳加征南將軍遣車騎將軍
王法度向巴陵領首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
添議宗案劉駕宗史獻錢二千斛牛一頭換併商賈
以助軍費長沙寺僧葉當欲鑄黃金為統數千兩埋
土中壓相傳付編為下方黃錢莫有見者乃取此龍
以充軍實十一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領首
軍事右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侯蕭領首司
馬征南將軍新興太守夏復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
牧守大運不審夷有時而散數無檢到否極則亨符
商邑中微彭章投快漢室方皆感丰勃師故風聲永
樹上世長入也昔魏太祖高皇帝寵衛先帝光格
之地俾仲形志備陳崇極世嗣皇朝寵光前業雲格
之所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文交臂納貢
蒙林皆遵順風序傳代大齊之許聖馬將軍崇宗
明皇帝建德之盛美仁義之至隆紹二祖之鴻

基繼三五之姬葉且且不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登朝
異人驅漢若乃經緯錄葉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
如體之辭曰賀里章之瑞諱以則天比大無德初焉
而謂王不獨劉詳說舉十條舉行三風威懷初而
無哀我臣民有言各謂諸音暗問德其侮漢賊在
那是是比周遂令親賢聚毒毒之誅卒輔受狼龍之
戮江陵射擊劉領軍司空沈懷寶守石南城外賊
鄭親或皇至今德或時宗望武國之虎臣並動彰
中與功比周卻乘約贊兒受遺先朝成以名重見疑
正貽貽害者加重賊處及舉諸會無消陽退連之情
不顧本枝義落之悔信必見疑忠而覆罪百族葉集
罔即殺聲聲熱聲內逼淫刑外不睦合驅土百之有
為免免之計劉支回刃還指官關城無失守人有異
圖願贊令君勳清宗祐葉孫蒼吸四海寒一臣之德
使北馬再進之功江夏王期迫威聲幸制巨力逆順
當時通心可亮不能內思懷情顯如鳩毒諸令自
以親嫌長任責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讓請友
攜攜且疑疑浸國成災念離惡醉用入之功以事社
稷凡入之身以親望望台輔既深高小就用梅齡兒
茹法珍妖惡惡民殺殺賊賊賊賊賊以爲來勢督
威副主其具其疑處有女子修飾服官婦婦臣數十担
楊相送飲飲陳陳之問遊街街陌之上提提聖聖以
爲敬宗劉山陽歸還天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位
有奪奪歸還歸還歸還歸還歸還歸還歸還歸還歸還
重者先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
是戎馬交馳歸威既安百官已歸不即不憂懷遊是

明倫彙編 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 簡使部

[illegible]

萬已出漢行。張卬曰：「卿皆遠近鄉黨，不謀而合。」至江州郡郭，王相州刺史、行事司馬同皆遣迎，執契符，蓋得江州節度。韓旌指景風驛，乃懸龍旗，置木車騎，坐也平原，露臺以同心之士，制伐之衆，盛德之帥，救亡之術，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今茲兵士所推指在朝，處紀邪法診？」丁丑，唐君德舉世勳若，皆往見，相國無異之。時居道州之受，田畝緊急，有危懼大軍近，次當急思討。遂來赴戰，聞機動之一日，有能新寧縣，其法珍者，封于戶部郎中，侯休若，送因敵敗，抱在此，余不食言。通冠軍將軍楊公則，向州王注度，不進軍，州公則，遂從，復仍向州，遣軍將明軍到，坦行湘州事，議曰：「臣奉王曰：自時未利，常須來二月，二月便使召還。」臣資家于曰：今坐甲十萬，糧用竭矣，精以義心一時聽覽，且太白出西方，伏羲而動，天人事譏，有和背黃武伐，終年速太歲，復待明年，春正月，乃從遷西，中郎裴鄆元長史進就，向夏口，三年三月，乃爲相國將軍領左長史進就，鎮軍將軍於楚，是時選用方伯梁士廉表勳和帝，即尊號梁州刺史，物象豐隆，王曹曾亦並勸進諸將，別駕示州刺史，遂降賊，又降賊，元宗於江陰南，北州府城，僉伏建康宮，宣旨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郡太守爲戶，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樹，中柱，屋有爪足刺吏，驚遽恐，不敢居，會令假節督知故都，尋使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李剽劫，刺史官如奴一不乘滿案，日校官以軍旅落

可憫。然其意若不忍遽奪等語。參議八座丞弼大臣下宜互一札。一如有事即告下。該學士許從寬選外奏可。聚王義師出山。鄧州刺史張冲據城拒守。楊公則定。相州行軍張賀遣使請車馬食口巴西太守曹休杜巴東太守曹壽並遣使請。瑛接蔡瑁領首邀殺傅太守劉季羣應漢賊。與巴東太守任讓之。宜都太守鄭法紹希之。時孫亮入殿。人情未安。詔留府長史張儉從梯左右。十餘人入秋門。城內驚走。疑有異。與史中丞委奏請以驗。論蜀郡內黨悉京師廬陵人偷竊歸將南上於昌邑縣山中聚兵二千。人疑部內史謝奉奔將軍。將軍書勸諸侯討。援護引還。將軍將將軍范滂聞人相州南道稅之。僧問進執安成。仍以為補。羅漢安成內史田頌之子為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郡出兵彭彭。自東皆快遣軍。主彭彭。彭彭兵仍遷三州太守。太守王保都。都應南鎮二鄉兵。兵進攻湘水太守。太守陳伯之節度南鎮二鄉兵。兵至望風奔走。前赴史謝奉復遣都督蘇祖至安成。攻城七日。城陷。俘簡兒殺布祖。仍為安成內史。以頌子啟散守。除官。周魯乞遣軍或之。眾欲奔湘水。以頌子為督。督湘水。湘水客棹往陽營。陽五鄉都湘水內史假節將軍郭叔猷。率夜後將軍福又合錢穀攻。舉兵復敗。走獲章帝。帝亦以都督湘水內史王僧虔亦拒義興自稱南齊將軍。湘州刺史百餘里調軍主周敷。敷自湘水西渡湘州。州刺史陰世揚公則長史劉劭守州城。遣軍主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城中不能久。遂乃斷之。南梁主王升亦為都

人所殺郭城降義師樂軍東下八月停休劉肅瑛攻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已東太守任漢之見殺遂至上游江陵大震劉肅忠告樂王曰劉孝慶為肅瑛所敗宜遷楊公則還授根本樂王曰公則小沛流上利便長之義耳肅瑛奏休劉為令之衆得自退散攻須州少時持重員須兵力兩弟在雍道避往數不為難至劉肅乃追居上流有安重之勢肅能飲

蕭歌白肉釐至三升既而肅瑛等兵相持不沒憂感

威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

受先朝殊常之眷痛龍顧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

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義舉明聖賴社稷重長大明在

運故兵之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千戈行數方

希陪養華法莫反東都親舊物不幸遺失甚辭明

世懷此深恨永結泉壤痛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

之實難守之未易陛下當於春秋雷遠尋祖宗創業

艱難殷鑒季末顧慮厥緒思所以念始圖興康此共

庶征東大將軍臣臣元勳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

仰成尉風流日化臣萬無所遺復時年四十和

帝出臨吳詔肅時中丞本官如故前後部將孫鼓

吹班制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纓乘王園建康城住

在石頭和帝密詔劉肅因問不發長及城平藏

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

德歷代所同道遠人雖異事焉齊故侍中丞相尚

書令劉肅風格峻遠符字淵深清微盛業聞望歸歸

結構長始肇基王沈等聞也夷載彤心事朕唐大改命宅區宇望信鄂河未言增樹可封巴東郡公邑三千戶本官如故義還今上車駕臨哭落大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劉肅義遠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舊王導齊置章王故事可悉給諡曰獻武范增贈贈文州刺史

蕭景先

接南齊書景先南陵陵人太祖從子也祖

憂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

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宦京邑常相提攜相為海

陵王國中軍將軍輔建隆令還為新安王國侍郎桂

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

防衛城內委以心腹後復行參軍官與員外郎

世祖歆服世祖為廣興郡太守求景先同行除

世祖南府司馬自此常相隨世祖為鎮西長史

以景先為鎮西長史參軍除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

中兵參軍尋除陰景先領兵如故却明初為世祖征

南府司馬領討秦太守範上鎮城沈沈之事平還

都除景明將軍驍騎將軍仍為世祖撫軍中軍二府

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大司馬衛軍封新吳

郡伯已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封上謹出為持

節督司州軍車馬司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

是冬魏出淮泗將司部邊長兵義陽人謝天蓋與

和構扇景惠則于府府驍騎將軍于道輔國將軍中

兵參軍惠則千人助景惠惠則助山城城關塞

關險尉天蓋率魏將等還南尚書領政也汝南

洛州刺史景惠王馮沛屯洛上景先嚴備待敵豫章

王又遣軍討將軍王僧炳前將軍將軍王僧顯將軍王僧明三十人屯東陽關外為聲援由是進就輔國將軍景先督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俗修政二十餘年以吾言之豈得頓稱神教數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蒼生也帝天年者雖聖人猶須良佐等

各各自竭不愛不治也世祖即位後為侍中領左軍將軍將軍將軍將軍景先上盡心故思能持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景先言諸故舊雅雅為一人任唐而已國中領軍將軍劉劭等外行諸景先常甲仗從摩摩左右有違節為侯景太子廢事本官如故還母喪歸起為領軍將軍選任由將軍丹陽王五年苑人桓天生引劭於蘇州界士司制以本人情疑動上上先賜尹景先將軍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自酒來迎軍未還遇疾還言曰此度疾病難於而後自省必無返顧但風荷深恩今得先戎奇聞弱每事不稱上恩恩官使長遠型世世世不知所言可為啓啓事上謝上會相中心恩義雖成長者素聞訓範自幼雅未有所識方以仰景先非違恩恩所能陳謝自一茶香以表敬愛已多分張所餘饒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衣柱支女美士女美士上喜美聖華奉東宮私賜有十餘匹牛數頭可隨好者十四牛一頭上喜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同馬司往各奉二匹驍騎將軍各奉一匹應私代修亦悉輸奉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恩恩謝微申恩意所賜名驛大恐非

太極殿前鐘樓上，有金爐有銅簾乃扣鑰求其虛聲而去之聲遂遠。環瑯解馬王太尉行參軍者外兵隨府後備一傳五百里善於遇選太子舍人中番即驛騎從中郎司徒右長史和求征陽賊於下直渡既而等欲加拜太祖固申遺之陳由是慰息自持節還京師帝特賜將軍書遣使表還吳封侯明子劉季玄劉季有異圖弟近為吳郡湘相影響因沈氏之事起於一人治效良大能當道避中將軍丁白理取退計張甚有美氣理宅中常有父時嘗語數人思召瑤瑤為官與兄恕俱恨八十八人部其隊士強將將軍郭雅進中奮取殺趙連及左領事曲盡執手斬之鄉內復敢動手獻捷太祖曰將軍張冲沖口璞以養一擲出手得虎失則快矣將軍吳人擲人守口城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曰暴骨錫之除寇冠軍將軍東海東安邑千戶不基元二年增邑一百戶有善改封都護太守加爵位兵校居二還都郡百兩銀授封

○故出為征虜將軍典人守三年烏程令顧昌元

有罪陳生糾究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即府君
冠軍將軍都督勳王長中郎長史襄陽相南州府
事隨府轉任職至王長中年仍爲持節督益梁北秦
四州鄧州弘農司州之歸鄉都水輔國將軍雍州
刺史尋領都督校尉遷爲左民尚書領右將軍拜還
冠軍將軍大將軍長史十年次常自陳疾頻煩
開營爲行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順丁欲休復遣
以爲後將領東海太守秩二千石行南徐州
府州事又行豫章主軍事到官復經歲遂爲散騎常

伯光祿大夫鄧林即如金臺參鎮降自元年給賜倍二十人監林廢朝臣宮門參承給賜不乖後陳以兵將軍臣宗賢外蕃起兵以環魏討賊失威事平後見朝廷多難遷伯侯建武元年轉封光祿大夫鄧仲大宛侯伯如月加封延壽二年南蠻謀以官宮假借廣漢諸軍事行南宮事南宮退乃還理漢臣官假借益益房房有十人常云其是漢國有好事者建武末廣漢守邊異民乃復游自坐或有譏諷者遂殺僕夷曰我少守官律老而方解牛生嗜欲無復一存懷未能通此處耳高宗其防疑大臣司馬王叔則以環素老幹除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徵則反環棄將赴千人迎拒於松江開徵則軍鼓聲一時徵則環棄逃民間拒於環復還郡則有所索免官制衛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南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谷假復節天竺石頭義師至新字環棄城走還官渠初復爲光祿

梁

鄭紹叔

按梁書本傳詔叔字仲明榮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
祖現宋高平太守召叔少孤貧年十二餘爲吏書令
居縣有能名本州名補主簿轉佐史時刺史
屬縣以弟誅召叔還收兵至左右莫不歡戴詔叔
聞獨獨赴嘉薦死侍送喪輓柴槨稱之到京師司
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逝之流也高祖臨司馬
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魏州還京
師謝遣客叔收叔獨因請館高祖喜謂曰卿才自足

有用哉！今未能利益官吏而飽浚故叔曰李實有枉
義無二心新制斷不許於其乃澤壽之鄉人故諒得
若以昭叔終終不安命蓋因是為國人所欺也

又高祖爲終州刺史詔兵間遣西歸相繼長史扶
風大夫等各使督郡縣頗煩擾而昭叔曰惟免東使
直後東使進至華州時以侯叔資賈潛使爲刺史客
問之密謂曰自前朝植置至高祖始於終城實利
昭叔兄不宜買貴道諸兄兄曰取華州實力未易圖
戰事至今合諸各降賊降周觀存署士卒路機舟楫
故昭叔兄不宜買貴道諸兄兄曰取華州實力未易圖

此衆一戰送兄於南絕不相恃天而別義起赴爲其
皆江改一州轉運事無從下亡州舉府入爲衛尉卿都
叔忠於事上外州聞知遠近無不爲高祖言事奉
法則曰臣愚不及此皆君才策其不善則曰臣書出
高祖甚親信之每遇去職故左右臣王祐潘安泰
節其哭涕少赴爲冠軍將軍右車馬場封管巡遊使
巴子丁俄復爲衛尉卿加元龜將軍以營造器用唐
武宗開元年吳興縣侯如故初叔喪失父事母及視
母疾對車輿甚恭達及居順妻嫁禍所得及四方官
道舊歸之凡三年車駕圍合肥紹叔以本統移居
車駕東還車平夜召寄寓宿而義壽爲地所陷司州
移移割南四年以昭叔爲使持節領義壽州司州
史穆毅立城陽鎮兵兵張廣田相繼劫掠納民百萬
士女之性頑預議以權勢自足然能傾心控物多可

事參軍步兵校尉未或西降南康王為西中郎以
為尚書丞參軍尉起蕭蕭胃司馬及宗夫劉担任
以經略東臺選領軍司馬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持
節巡歸丹舟載軍糧及朝廷儀志蕭蕭為尋還給
事黃門侍郎左丞相如和帝下選兼領尉卿大監
初遷驍騎將軍領少府卿供還御史中丞張本州大
中正初為梁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徒步
經道者至是東還蕭蕭為性公強居憂甚為驍騎時長
沙宣武王將掉而車府忽於庫火油路微推主者為
日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
未非異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得物弘思
為二年山為持節督廣交越二州諸軍冠軍將軍平
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還過始興
人士反逐內史留陸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
州借兵於陶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蕭蕭為之誅元瑜
尋進號征南將軍卒官為討逆徵士同郡劉弘亦明
識有調蕭蕭為州迎婦居官舍參分賦秋西士稱之
子法才

蕭景

按梁書本傳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也父榮字子茂
敬即左光祿大夫通賜之子道賜三千子尚之子
茂先太祖文皇帝太弟之初左光祿居於鄉里專
行禮讓為眾所推仕歷來太尉江夏王參軍終於治
書侍御史齊末遷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尚之敬
厚有德器為司徒建康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為長者
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決還步兵校尉卒
官天監初追諡文宣侯尚之子重約仕齊廢帝命高

祖義師至行舍稱都事項之卒高祖即位追封東昌
縣侯邑一千戶子寧嗣嗣之以幹能顯為政尚嚴厲
官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永明中錢謙居萬之反別
衆破軍師學之遇東天監初追諡忠簡侯高八歲隨
父在都督府以愛聞既長好學才幹能斷書建武中
除督安王國左常侍遷末寧令改為百城殷末嘉太
守范述督軍都督統率平推服眾為政乃勝郡門日
人雖有疑滯者可就末寧令決頃之以疾去官未幾
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都督不許還為驍騎
行參軍末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劾勳除步兵校尉
是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遷難高祖義師至以景為軍
明將軍行南兗州軍事時天下未定江北信是各據
境聲景示以威信吳帥胡季武面請許句日境內昔
平中興一年還督南兗州諸軍事轉國將軍南兗州
刺史高祖踐祚封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戶仍為使持節
都督江左徐州南兗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
史謂景母毛氏為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
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政明解吏職文案無懈下不
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亦其景計口風頗為傳於路
以賑之死者棺殮其人其景為天監四年王師北伐
景率衆出淮陽進屠宿豫漢口母憂起攝職五年班
師除太子右衛軍遷輔國將軍領都七年遷左騎
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案監局官僚稱
多稱景勇在穢境切官肅肅武制局監官僚稱
堪合以是不得入直中尋出為使持節督梁南南北
秦司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將軍寧寧
校尉南州刺史八年三月魏州刺史元志率衆七

萬楚澤軍追迫景景覺走還漢水降諸將以景
累為還司因此除之景曰前來歸我今之不祥且
幾人來後每為子節者悉未從則雖有無報非其報
也乃開禁受降因會司馬宋思遠等慰解非其報
也中興至孟惠德等志於沉溺大破之丘樹志長
史杜景新言萬餘級誠為漢水舟道中兵參軍崔
續平軍士散而縣為官劉到州省加為都督領兵參
不得填授史人脩營城守中營總理諸勳勳勳
郡縣皆改歸自縣內浦浦綠漢水臨千餘里沙益
絕遂十一年徵右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復
為使持節督南北兗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
軍南兗州刺史十二年徵為領軍將軍直度省知十
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為人猛有暴力長於辭令
其在朝廷為衆所服於高祖雖為從弟而禮賓
其據軍州刺史稱出王宏生法密召曰恩賜恩須理
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景平侯景才任此景可以
安石將軍監揚州并軍佐使侍中如故都督王為府景
越說居揚州辭讓甚懇懇全於老母沙高祖不許在州
尤稱明簡府政嚴整有田舍老姥言諸符還至縣
縣吏未即發符曰日暮監州府火燭甚下何敢還之
其為人所畏敬如此十八年景去僚屬高祖下許
明年出為使持節討賊將軍督都督司州南兗州諸軍
事安西將軍司州刺史南兗州刺史建武後魏別為
之流涕既還宮給鼓吹一部在州復有能名齊安
竟陵侯按領界多盜賊景奏書告小觀即景境以保
境不復復略晉通四年於州年四十四高祖侍

陳

淳于量

接陳書本傳量字思明其先齊北人也世居京師父文成仕梁為將軍至元烈將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優容有幹略能弓馬梁元帝嘗問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起梁州主簿常侍梁西中郎府中兵參軍梁州府佐常乘中兵直兵者十餘載兵甲十千盛於府中刑罪之眾雖左數反山陽文道期稱為邊患中兵士備解位之頻數不利連累助以功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授洛陽太守歷為新興武軍一郡太守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二軍入後京邑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量為假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巴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力拒量敗大敗景焚其將任約進攻鄂州獲太子仙仍僧辯克平侯景承聖元年以功授左衛將軍封潯沐縣侯邑五百戶尋出為持節都督桂定東西陳等四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安遠護軍桂州刺史荆湘岳陽桂州王琳推荆湘鄂梁三州名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違使間迫歸於高祖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給鼓吹一部都督刺史並如故尋遣鎮南將軍仍授都督鎮西大將軍府後同三司世祖嗣位遣鎮南將軍王琳平林平後嗣時入朝天嘉五年徵為中樞大將軍常侍持節鼓吹並如故量部諸將多忌不進欲逃入山谷不顧入朝世祖使荊州刺史裴啟征荊州

陳

沈恪

量弟訓以兵迎軍大康元年子都以其道淹留為有司所免任領餘部如故光大元年封鼓吹一部總率大營自郢州樊陽而之駁平并降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等以功授侍中中樞大將軍府僚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增邑一千戶未拜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中樞同鼓吹並如故大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鼓吹三年生就江陵王蕭季賢買豫章中樞季卿少免署免侍中尋復加侍中五年徵為中樞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扶並如故吳明徹之西伐也量贊成其事遣第六子岑奉所領後軍淮南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六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巴南司定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鄂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扶並如故七年徵為中樞大將軍護軍將軍九年以公事免侍中尋復加侍中十年吳明徹敗沒加量使持節都督水陸諸軍事仍授散騎常侍都督南北竟益三州諸軍事中騎將軍南兖州刺史量如故十三年加左光祿大夫增邑五百戶餘如故十四年四月量薨年七十 贈司空

陳

沈恪

拔陳主傅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沉有幹局梁新渝侯諶為都督名府士薄執連北徐州脩廢賊之強執還廣州以恪兼府中兵參軍常領兵討伐但獨處子略之反也恪拒戰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歡肅然卒後高祖勸南討子貴仍還安子附恪還都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勦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招集宗從子弟俟機圖京城格率所領入京領劍石軍將軍賊起東西二山山以逼城城內亦存士山以應之格為東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武縣侯邑五百戶遷員外散騎常侍京城陷格聞行歸鄉里高祖遣使召格格領其宗族實鄉女齊杜龍鳳及前祖詔司馬督鄉格領其宗族實鄉女齊杜龍鳳與高祖風雨使世祖還長城立權備益又使格還武義招集兵眾及會稽諸葛亮遺別將杜恭平叛禁世祖於長城格時已率兵士出縣沐倉與高祖文選軍出鄉格軍亦至屯於鄉南及食平世祖與東郡州刺史張紀以格是吳興郡太守下元除百猛將軍又州刺史其年遷永嘉太守不拜後令監吳郡令與吳人朝高祖受禪後中書舍人劉劭引格令勒兵入因高祖命劉劭召召乃排闥入見高祖即與語曰格為鄉事辭家來今日不見見許事分安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量子衡志代之高祖踐阼降吳興太守永定二年從監會稽郡會余有謀譖王琳出兵臨川周迪以修為壯武將軍率兵勸迪以救迪余等周迪等更走一年遷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督武寧州刺史便道之鄉高祖有詔遣還王會稽郡事其年除散騎常侍忠武將軍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建安新寧信安九郡諸軍事將軍太守如故大嘉元元年增邑五百戶二年徵為左衛將軍依出為都督郢武巴定四州諸軍事帥將軍鄂州

刺史六年徵爲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光二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武節三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州刺史宋之鎮改爲護軍將軍高宗即位加散騎常侍都督廣衛東衡交越成定新合羅曼德宜實利安石雙等十八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起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南刺史歐陽紇舉兵拒恪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紹達督衆討紇紇平乃得入州州權甚寬所在殘民恪縱懷安輯被以恩惠頗表賴之太建四年徵爲領軍將軍及代還以還還不辭至爲有司所奏免十一年起爲散騎常侍衛尉卿其年授平北將軍假節監南兗州十二年改授散騎常侍朔右將軍監南徐州又遷亮威將軍兼子烈領馬五百匹助恪謀江防戊戌明年入爲衛尉卿常侍將軍加故尋加侍中遷議軍將軍後主即位以疾改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時年七十四贈朔左將軍詔給東園綬器仍出舉哀喪事所須並令資給諡曰元子法興嗣

王冲

按陳書本傳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衡齊侍中父兄璋梁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冲偏孤寡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祕書郎尋爲永冠太子舍人爲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爲招遠將軍衛尉內史遷武威將軍安成郡王長史長沙內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冲監湘州事入爲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三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邑一百五十

戶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即引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左民尚書出爲明威將軍輕車常侍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鄧州事遷平西府段王長史轉驍騎陵王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府事兼元帝領荆州爲鎮西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冲竹和順事上言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召人對有失德詔無赫赫之禁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兼音樂習歌舞嘉典人交敬思之中聲名籍其校景之亂梁元帝於荆州承制冲未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實元帝授持節督衛柱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陸將軍衛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爲湘州刺史仍以冲行州事領長沙內史侯景平拉胡左將軍丹陽尹武陵王舉兵至峽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振湘州應之冲爲納所拘納降車授侍中中樞將軍量置佐史尹如故江陵陷敬帝爲太宰承制以冲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義親受譚昇尹以本官領左光祿大夫未拜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尋又以本官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即位給親信人初高祖以湘前代舊臣特由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延之上賜以几見重如此光大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諡曰元冲冲有子三十人並封通官第十二子場別有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五百五十五卷目錄

御使部名臣列傳七

北魏一

張翼

司馬楚之

李孝伯

李安世

公孫逵

鄭義

裴叔業

李崇

許謙

游明懷

高樹生

袁龜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官常典第五百五十五卷

御使部名臣列傳七

北魏一

張翼

司馬楚之

李孝伯

李安世

公孫逵

鄭義

裴叔業

李崇

許謙

游明懷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五卷御使部

若殺劉馬足三日食言皆足也太祖乃倍道起之

及於廣漠步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袁卿

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權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

曰此易知耳蠅蟻奔走數日畜養之餘至水必斷計

其道程三日足及經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

勢然矣袁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

近所及也袁常舉人謀決策情等太祖路之禮遇優

厚袁每告人曰昔樂毅使來於燕昭公邊委身於魏

武蓋命世難可期于載不易遇王上天安像遇遇志

凌奇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

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伐事時劉

顯地廣兵強賈有期會其兄弟非難共相疑阻袁

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慕高希冀非望乃有舉大就地

龍單半由之規吳不并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內釁宜

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可遣使告其意若其

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捷活英雄撫懷還

還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

破賀訥遂命舉官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

大人請聚石為臺以記功德命袁為文懸容實之來

采也袁言於太祖曰實乘消憂之功因長子之捷領

者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為宜薦師卷甲以侵其心太

祖從之果破之臺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

之固雖皇威實勢必擒於然其兵極武非王者所

宜昔彭生一說田橫客贊為燕趙書卿將授首臣誠

恐非古人路無奇策仰憑威德必有威太祖從之

袁遣書喻以成敗實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降中

山雖入八議拜贊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侯侯侯

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後與崔浩咨司馬德宗將都牧書失日翻袁為尚書

今史實則奉之始以有才謀見任澤州人奉上不顧

嫌疑太祖嘗問南州人於袁袁與盧澤州人中山平盧

之又實未嘗與崔浩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

聚黨為逆崔浩是答書不允並奉本言故袁之哀平過

七十閭門守節手執經書刊定平定愛好人物善斷

無僂士類以此為之末庚一年疾篤上疏曰臣既庸

人志無殊操佳太祖深廣期連天地始開參戊氣露

之初魏肇革命之會託翼劉林寄騰運海遂何恩龍

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劉林寄騰運海遂何恩龍

露海今有英獨奮氣力虛願天即有罪將陳謝恩恐

大馬將軍不敢不盡言方今中原雖平九域未一西有

不實之尤南有逆命之寇便蜀風塵遼海莫敢離天

低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應實須經略外易易失

功在人陳伏願快舉敵道克廣實心使使將讓守戈

並陳文德興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

於今不備前世昔子囊將終言城郢荀偃辭合還

恨在齊臣雖聞方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

數日卒年七十一後世祖追尊袁為肅祖大鴻臚即墓

賞贈太保益曰文康公

評諸

按魏書本傳袁字漢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遠東太

守父卓昌袁太守袁初為郡五官掾甚厚袁好學

有文才太祖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太祖征蠕蠕

蠕蠕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因袁言於太祖曰今

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命袁問諸部帥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五百五十五卷御使部

第三〇篇之七

七

七

七

公洛鎮和龍驤之鎮未幾以爲右司馬與張翼等參贊國初
遂擢大丞相時以爲皇宮司馬與張翼等參贊國初
甚喜未幾大丞相之命使臣督戰於興寧道將楊儒
萬事衆未接而防衛緩弛太祖命諫爲書以遺佛魯
曰大杖則以刑柔義而攻昧未非其理而成功
無其時而用其義寧無逆往舉國方皇之兵延天
期是以遣使從事必欲克將軍諒方老之任職
熊虎之師寧與會合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費
千載之勳一割可成然後高會堂中進師三魏衆勝
獨善不亦善乎佛魯乃倍道還會太祖大悅問諫
闕內侯遜遜佛魯曰昔殷湯有鳴桀之誓周
武有河圖之誓以精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鄰古
之令軌臥血則以敦永親今既覽之復言歸其好
分仇讎休戚戚是有寇此則禍祇斯寧豈安佛魯
乃還思平黎嘗感有來遠大罪謂斯言事急非
窮豈能復後殺師制其行也諫未發而垂退乃止及
圍室死陳上書遣太祖善之并州卒以諫爲協曲
護軍賜馬千疋後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特六
日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諡

司馬楚之

按魏書本傳楚之王衡秀晉宣帝弟太常璠之八世孫父榮期司馬隸宗榮益一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值劉裕誅袁司馬威威叔父宣期兄負之並爲所殺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荊州刺史休之爲裕所敗乃亡于汝墳之間楚之少

有劉焉自立楚之規規復收復益州城長社郡等所在聚黨
及蜀氣能節師討王與司馬融聞悉奔所至常驚
萬餘人劉討遂獲之遂制蜀決誅秦亮之楚之待漢
甚厚漢依詐疾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漢
病果自蜀漢將爲之請願其意乃不舉乃保於下
以狀告之將軍王約所忌漢卿不輕率以爲念
曰楚之數曰若知來王雖有所願有所失遂委委
身以事其推誠信物河楚之心皆此類也夫芥米
山斷公事人略地河楚遂下遷使將降因言曰江
上聞公王臣民自無不拱舞思慕德化而過於流遠
無由自致臣臣氏之欲請率慕義爲國前驅今言白曰
亮行不伐於河朔而河朔之吏皆南陽南陽南
頓新蔡四郡以益益州世祖初楚之遺妻丁內居於
郡都督侯人朝時漢諸將未討亮登歙入苑爲之以
爲之使持節安南大將軍討琅邪王士祖州以距之
其長史臨晉士祖步去楚之渡河百姓思慕義衆
雲集汝南以望望風雲然而首南面斯誠陛下應天
順民故欲廣義之所致也世祖大悅舉兵擊楚過前
漢部族及楚之害楚楚之破其別軍於長社又與元
及東郡太守段熲共討之熲長降降亮之季子德
人方雖守令後復歸於上城曰臣奉命南伐受亮
使臣一臣雖運人至南陽所陳說具論天朝之意不
失臣不忝奉運德順自北望而涕泣見弟知人情懷

動鑑曰：自漢以來，徵收散放，以吏養廉，其敗多如掣。劉勰曰：私祿輕微爲司州刺史，降北七郡代地卽守秀於彭城，主休元託賓禮，適濟清丘，凡在腹心，悉懷疑貳，臣固乞職，可謂今日之賢伏陛下聖慈，賜除威服之威，臣固乞職，可謂今日之賢伏陛下聖慈，賜追九命，神祉所指，莫不摧服，良未責者義並而已。今大綱巡歷殊方，仰德愷宣，播濟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海之風氣，旋流漢世，雖以兵久勞，不必從以撤禁，方待微遜，從他，卽以功賜錫，臣一百表，謹將美芳明胡宗之亮，卽以楚爲假節，與淮陽皮豹子等督關諸軍，盜賊關西入擊走，方明擒崇之仇仇，平而還京，當時鐵鑄錢幣，是興隆隆，中山等擊運以捕大寇，時鎮北將軍討奔亡入窟，誠守擊擊，之以爲權，權乃進奸，入楚之軍，賊誠守面去有古語云：「計者謀其能察，少必心是說，賊誠守之以爲權，權乃進奸，入楚之軍，賊誠守面令東夷立，盡全宋陳國，不可攻退，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又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封爵同三司，策金紫，領朔州刺史，王如故，在唐二十餘年，以清微著明，至五年，懿曆年七十五高宗悼惜之，贈都督揚州益州四州諸軍事，兼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授長安史，諡貞王，陪葬全陵。

李希伯

李孝伯

按魏書本傳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鄒氏禮左氏春秋以敏授爲萊郡三辟公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難曰鄉選高第猶是郎

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府主簿判官月餘乃歎曰棄叔叔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通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請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嘗之并州丁某數山界待一死鹿謂趙郡地也張長貴之遺令從處故處鄆部為之語曰許作趙郡鹿脂縣當山界其地惟如此幸斷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柏仁子諡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書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龍官之於世祖微為中散世祖見而望之謂龍曰吳郡家千里駒也還觀書奏事中散轉侍御史祿大夫賜對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議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平國書以須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武君來革南代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通將為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郡主謝義隆降闕大福南巡又遷其弟太尉王義恭率眾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家以望城內還遊歷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還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聞義恭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驍進人獻酒一器甘肅自經并請略訖世祖明日復遣亞父還孝伯至小市城亦遣其長史張勳對孝伯孝伯遂問賜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義恭伯曰既降此境何者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哉問然足與君相敬孝伯曰王上有諒

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取亦不攻彭城何為等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略帖及結髮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華土之漢莫敢不臣誠為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謝於鄰國之臣孝伯曰又問暢曰何至急遂往門提暢暢曰王以魏帝驍卒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趙魏相凌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邊疆輕日交歡孝伯曰行行禁止王將常事安當以我族何用廢稼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言十萬者正是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王征奪他猶所未論我本國人不圖馬足且慕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遠見見門提暢之義意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習戰我之所畏我之恃馬猶知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恩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遠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遠有孝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練共知所以仰學孝伯曰賦君至意欲開門暢屏人却伏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給義恭太尉駝駝驛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與同進暢曰王敬白魏帝知欲之垂恩船面接但受命本朝奉居藩行臣無境外之交復敢私私觀義恭歡慶衣袴裙一具暨奉酒一器甘肅自經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絕南信殊當憂何若欲遣信者當為護送斷須駝駝者亦當以馬送

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旁熟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假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曰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地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暢暢曰王貴遠客聞為難孝伯曰周公說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髮髮吐哺不謂鄰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鄰國國運盡甚且貴有禮主人宜以禮待暢曰許見義恭王使事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身軀九族落在淚水我使事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家聞其弟在此我何得不還暫出尋自今返還復初置一人暢曰知欲親天親兄弟集集已勒趙之但其因難不往孝伯曰是孝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愈歎之不若貴士風俗何至如此世祖曰有後賢見此諸賢者有所宜曰鹽食鹽王上自食黑鹽治鹽鹽水之六飲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亦皆鹽鹽鹽吳鹽馬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問彼此之情應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久為遣祭所具李尚書親自御令不患彼之不書故不復往然其於歡歡數十瓶飲銀一足牙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為著戲君而若此將士云何暢曰曰君之舌誠為多邊但以不武安命統軍陳陳之問不容緩服孝伯曰孝伯自頃頃強長安今領騎八萬直進

淮南蔡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親向送劉康祖梓後之所見王元誠甚為所惑亦足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敗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鄧山之險彼之所慮前鋒始得接手崔郭利便而入穴將士例曳出之主王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其輕視惡馬文恭至蕭望使風迅捷也彼之民人相相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庸至有急難不能相相惕曰知未昌已逼淮南康祖為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元誠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其人故食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元誠宜返旋未為失算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輩應領小城陳惠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姓胡盛之偏將小帥衆無三旅始濟瀕水魏國君臣奔散復得免脫帶堂之師無所多愧鄧山小成雖有敵敵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姑姑以化爲盜未悉使崔郭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拒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歸一崔郭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蕭百姓並依山險擇避焉文恭以十餘眾之耳戈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大營蔡元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敗散致此亦非所惟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兵亦何忍知入境七百餘里無相捍拒此上由太尉神算大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難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過辭知其所竊且上當不聞此城自率衆直逼過步南事若斯故放不得放閩南行不捷敗亦非所敗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聞之事自適後懷若

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為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難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施獨將遠城謂孝伯曰實難定有期相見無違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人而謂請罪不難為客孝伯曰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遣官宣城公與安二年出為使持節新蔡太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昭公孝伯體度安雅明達政事明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嘗啓世祖祖徵徵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為程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實如此性方僕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不從者至於再三則陳重輩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紀紀或有言爭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不以為己善故太冠之土服其難正台崔浩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尊有亞於浩亦以卒日遠近哀傷孝伯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蕭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為通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魏女高門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蔡氏不以為妻也惜世祖後遇過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為也元顯志氣甚高為時人所傳惜蔡氏二子安民安世有風度

李安世

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商小引問之安世陳說詞文甚有文辭乃以爲學生當備孝廉學伯獨後引問語曰汝但守此不違不當設居父愛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諫被譴高宗親覽之蔡遂王孫令書簡使劉續續曰安世容貌器宇止續等自相謂曰不若君其能國乎續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二不不君云帝各異業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續曰世與之策凡有疑也安世曰周謂季客泰改典客漢名高廣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戲動亡續續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右顧之於焉耳國家有江南便是多出藏內珍物令部下富宜好客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便至金玉並問價續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有朝不貴金玉所以難同無玉續初上修德神明山不愛寶故無金無山無玉續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暫而罷還主家給事中時民困極流散棄石多有巨寶安世乃上疏曰臣聞輿地重野經國大式地相參致治之本并聚之典其深日久田家之制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墾功民因游力雄糧之家不獨膏腴之良壤隨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貧實糈抑強盜食國約之不均一齊民於褐戶藉凡鄉之民安國年俗遺移舊風土俗居異鄉事跡數世三長既立始有墾殖并荒致毀桑榆改樞事已歷遷易生教習安世始其校遠遠遠魏晉之家近引親族之餘又年歲漸久鄉土所賦軍證雖多寡可取賦各相親知互有長短相親知者猶疑爭訟遠近不相利略桑而不問桑桑枯而